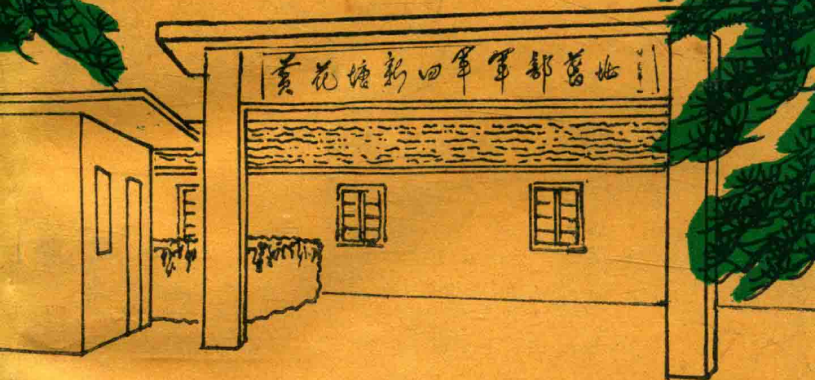


盱眙党史資料

第 六 期



中共盱眙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盱眙党史资料

(第 六 期)

中共盱眙县委党史办公室

1989年9月

编 后 记

《盱眙党史资料》时隔两年半，现在又和同志们见面了。奈因经费拮据，资料编好了却不能付印。今年是建国四十周年，为了庆祝这伟大节日，决定出版《盱眙党史资料》第六期。在县委的高度重视及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本资料也终于面世。

从这一期始，将原16开本改为32开本，封面由夏俊山同志精心设计，封面题字管文蔚；“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是由张爱萍同志题写的。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期计12篇稿件，《烽烟滚滚战淮南》、《奇袭盱眙城》是朱云谦同志逝世前夕寄来的；《盱嘉县临城区的抗日斗争》是胡坦、沙流辉同志遵照朱云谦同志生前的指示而撰写的；程明同志的文章是为了怀念罗炳辉同志；沈文英同志为《淮南日报》社整理了一份简史；郑寄民、蔡波同志的文章反映了我军北撤及解放战争开始时的一个侧面，本办几位同志撰写了组织史综述、大事记概述及毛培春烈士传略；安徽怀宁县委党史办陈维民同志向我们提供了查化群烈士遗骨安葬仪式的一些情况。这一期文字虽然不算多，但涉及面较广，是对我县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我们希望曾经在盱眙工作过的老同志，为我们撰写革命回忆录，党、政、军、群团及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均可。也希望兄弟党史部门为我们提供有关党史资料，则不胜感谢！

中共盱眙县委党史办公室

1989年8月1日

盱眙党史资料(第6期)

目 录

- 烽烟滚滚战淮南……………朱云谦(1)
- 奇袭盱眙城……………朱云谦(40)
- 文武双全英勇善战的朱云谦……………薛本汉等(46)
- 盱嘉县临城区的抗日斗争……………胡坦、沙流辉(51)
- 夜过徐宁封锁线——怀念罗炳辉司令员……………程明(63)
- 《淮南日报》(原《新路东报》)简史……………沈文英(68)
- 运河线上运粮支前琐记……………郑寄民(74)
- 难忘的一天……………蔡波(78)
- 保卫延安的无名英雄——毛培春烈士生平简介
……………张再传、毛凤鸣(81)
- 中共盱眙县组织史(自编本)综述……………莫成林(91)
- 盱眙县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斗争概述……………程琪璜(98)
- 查化群同志遗骨安葬仪式……………陈维民(108)
- 〔简讯数则〕……………本刊(109)
- 〔编后记〕……………本刊(110)

烽烟滚滚战淮南

朱云谦

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我淮南解放区。我主力部队奉命转移，上级指定我率领少数部队坚持淮南敌后游击战，9月初，又指示我率部突围，转移到苏中去。在40多天的连续战斗中，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我全体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一再向敌军发起攻击，拖住了敌人，削弱了敌人；最后又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安全转移到苏中，粉碎了敌人围歼我们的企图，保存了自己和大批地方干部，为后来恢复淮南解放



区储存了力量。近几年来，不少参加过这场斗争的军内外同志写了回忆文章，从各个侧面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场斗争的真实面貌（注一）。不少同志还对我说：你是当时淮南敌后的最高指挥员，应当把这场斗争的始末写一写，使后人有个比较全面和完整的了解。我想同志们的建议是对的。为了纪念那些光荣捐躯的革命烈士，怀念那些一系列战斗的英勇参加者，我有责任把这场斗争的经过写出来，可惜当时没有留下文字材料（注二），事隔40余年，许多情况记忆不清，写出来难免有事实出入和遗漏之处，希望参加过这场斗争的同志指正并补充。

蒋军必攻之地

淮南解放区，东到洪泽湖、高邮湖和运河一线，西到淮南铁路西寿县一带，北到淮河、洪泽湖，南抵长江，同南京隔江相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即跨江沿津浦铁路北上，侵占沿线两旁十几座县城，派重兵把守，作为南京的屏障。从1938年起，我党就在淮南各地组织抗日武装，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1939年前后，我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挺进淮南，解放了广大农村，建立了淮南区党委和淮南军区（注三），创建了各级民主政权，同日本侵略军、汪精卫汉奸政权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激烈斗争。迫使日军以重兵防守津浦、淮南两铁路和长江沿岸各要点。1939年底，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进驻淮南；从1943年初，中共中央华中局即驻在盱眙县黄花塘。毛泽东同志在

“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我们党领导的19个解放区，就包括淮南在内。淮南军区以津浦路为界，划为路西、路东两个分区（注四）。抗战末期，我先后任路东分区副司令员和司令员。

1945年8月，我军向日寇发动大反攻。淮南军区各部队在新四军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罗炳辉同志指挥下，解放了六合、天长、嘉山、盱眙、来安、定远等县城，直逼长江北岸，威震南京。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9月8日从大后方飞到南京，抢夺胜利果实。他勾结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日军进犯我淮南六合县解放区，被我军坚决阻止。紧接着，国民党将其精锐部队新六军空运到南京，沿长江北岸不断蚕食我六合县解放区。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从大别山经六安、合肥进占蚌埠，也向我淮南区进犯。新六军调往东北后，接防的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注五），继续向我解放区蚕食。

当时，八年对日抗战刚刚结束，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掩盖其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也假惺惺地喊叫“和平”。蒋介石还电邀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为了争取和平，我党让出了长江以南8个解放区。而国民党则毫无和平的表现。就在1946年1月13日国共停战协定生效的那一天，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侵占了我六合县城，并向我沿江地区侵犯。从六合县大英集出犯之敌，在来安县武集被我独立旅歼灭一个营。从1946年1月至4月，国民党调兵遣将，包围、分割我淮南解放区。桂系李本一第七军一七一师等部队占领淮南铁路，窥视我淮南的西部、西南部；整编七十四师布防于长江北岸，盯住我淮南的南部，黄伯韬的整编二十五师

驻仪征、扬州、邵伯一线，堵住我淮南的东南部，七十七师驻蚌埠以北，监视我淮南的北部，以上各部包围着淮南解放区。桂系第四十八军又侵占我定远县城，沿蚌埠到滁县的津浦铁路驻扎，企图割断我路西、路东两分区的联系，把我淮南区割成两半。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中旬，国民党军即先向我路西分区下手。四十八军等九个团分七路向路西分区进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路西部队六旅十六团和十八团陆续撤到路东，驻滁县敌军进占了我来安县城。到6月初，我路西部队向路东转移完毕。至此，国民党军队下一个进攻目标是那里？已是不言而喻的事。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位于国民党政府首都对面的淮南路东解放区，更是蒋介石的眼中钉。问题在于，它何时向我们大举进攻？用多大力量向我们进攻？我们能否顶住它的进攻？

两个备战方案均未落实

淮南区党委和淮南军区的领导班子，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作了调整。1945年10月，罗炳辉同志率领新四军二师的四旅、五旅北上山东。肖望东同志接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周骏鸣同志接任军区司令员。我被任为军区副参谋长，仍兼路东分区司令员（注六）。

1946年6月中旬，淮南区党委和淮南军区在天长举行联席会议，分析当前形势并研究应变大计。会上，首先由我报告了路东敌我双方的态势。敌方兵力部署：整编二十五师黄

伯韬部驻扬州；整编七十四师张灵甫部驻六合及沿江一带；桂系第七军李本一部集结于蚌埠南北津浦路沿线，新调来的第五军邱清泉部集结于六合、来安一线，敌人兵力有 8 万多，而且都是所谓“精锐之师”。我方兵力部署：六旅两个团配置在嘉山、盱眙地区；由路东地方武装改编成的独立旅配置在天长以南地区；此外还有各县地方武装约 3 千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是很明显的。

联席会议认为，敌人在我路东周围兵力调动和布置已基本就绪，大战已不可避免。大家分析估计，形势发展不外三种可能：一、敌以蚕食方式侵占沿江沿铁路某些地区，我路东解放区被缩小，但仍保持一整块。二、敌实行点线占领，即占领某些重要城镇和交通线，广大农村仍在我控制中，也可能被分割成几块。三、敌基本上达到面的占领。会议认为，全区党政军民应尽最大努力，争取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要做最坏的准备。会议针对上述三种可能定下三项方针：出现第一种情况，区党委领导全区军民，全力以赴，同敌人战斗，保卫解放区；出现第二种情况，工厂、医院等后方机关和部分非战斗人员转移，领导机关和党政军各级工作人员就地坚持斗争；出现第三种情况时，主力和机关暂时转移，留一部分精干的部队和地方党政军人员坚持游击斗争。会议同时决定，如果是第三种情况，由区党委副书记李世农同志和朱云谦留下来，代表区党委和军区领导并指挥游击斗争，由李世农同志负责地方党政工作，由朱云谦负责军事指挥，并决定留下独立五团和独立三团一个营及各县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斗争。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安排。我想，联席会议决定留下我挑这副担子，原因无非有三条：一是我

在路东工作多年，对当地人情地理比较熟悉；二是我有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多年游击战的经验；三是我当时二十六、七岁，身强力壮，能够适应艰苦的游击战的要求。上级叫我留下来，无疑是对我的信任。

联席会议最后指定李世农同志和我去淮阴，向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注七）汇报这次会议的决定，听取分局和军区的指示。我俩在6月20日前后到达淮阴。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邓子恢和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听了我们的汇报。两位首长都表示，完全同意淮南区党委和军区对形势的分析和预定的方针，并且说：还应当做更坏的准备。可是，当我和李世农同志刚刚离开淮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华中军区派一辆汽车，在淮阴以南十多里处，把我俩截回去，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电报指示。

中央电报指示的大意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已做好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内战已不可避免。在沿海地区，要考虑到美帝国主义军队可能插手。因此，中央要求太行、山东和华中三大主力，分别截断陇海线徐州至开封段，津浦线济南至徐州段，徐州至蚌埠段、蚌埠至浦口段的铁路，以观察和迎接形势的变化。根据这一部署，由粟裕、谭震林同志率领的华中主力，即将转来淮南作战，截断蚌埠至浦口间的津浦铁路。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要求淮南加强对铁路沿线的侦察，准备后勤供应，迎接华中主力的到来。这样，我们原定的坚持淮南斗争的三项方针都不适用了。

我和李世农同志回到天长，立即向淮南区党委和军区汇报了中央和华中分局领导的指示。6月下旬，中央军委命令

粟裕和谭震林同志率领不少于15个团的主力进军淮南（注八）。淮南区党委当即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调整部署，全区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迎接主力的准备工作。地方上还根据中央5月份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对于作最坏的打算，坚持敌后游击战等等，却没有着手进行准备。

主力转移临危受命

正当我们调整部署，准备迎接华中主力，而主力尚未到达时，全面内战爆发了。6月26日，国民党军向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6月底，由成钧和赵启民同志率领的五旅，由山东返回华中，7月初，由高邮船运淮南。7月1日，我华东局发布了迎接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动员令。7月中旬，敌即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犯。驻徐州的薛岳，指挥9万人，从徐州蚌埠间东犯淮北；李默庵指挥12万人，从南通扬州间北犯。这两股敌人，进攻的矛头都指向华中分局所在地淮阴。在此同时，淮南敌军发动了所谓“天长、盱眙战斗”，直扑我淮南路东。敌人宣称：只有攻占淮南，才能“解除首都威胁，确保津浦南段及长江交通”，以达到保障“首都安全的目的”。不占领路东各地，南京的敌人是不能安心睡觉的。7月16日，在邱清泉统一指挥下，敌第五军四十五师胡长青部，整编七十四师五十八旅（缺一个团）组成东集团，由六合攻我天长；第五军九十六师黄翔部作为西集团，由来安攻我盱眙（注九）。这两路敌人共4万人，都是美械装备、步炮协同，并有空军配合。整个路东地区处处燃起战火。

这时，按照中央的部署，山东主力已由陈毅同志率领南

下淮北作战，而华中主力则由粟裕同志指挥，同李默庵所部激战于苏中地区。华中分局认为，华中主力如西移，留在苏中的部队难以阻挡敌人的进攻；要求华中主力留在苏中前线，打几个胜仗之后，再移兵淮南。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因此，当敌人大举进攻淮南时华中主力并没有按原计划来淮南，除谭震林同志于7月23日率领华中军区特务团赶来支援外，淮南主力部队就是五旅、六旅和独立旅共2万余人，其中大部分人还是抗战胜利后入伍的新兵。敌人在兵力、兵器方面都占优势，双方强弱悬殊。这样，这一仗的结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7月16日拂晓打响后，敌东西两集团全力向我天长、汉涧地区齐头并进。虽敌我力量悬殊，我主力部队仍奋力迎战。我独立旅迎战敌西集团，在马集、虞家洼之间的戴山庙，歼敌整编五十八旅一个营，我五旅在东旺庙也歼敌一部。经过半个月的连续战斗，消灭了敌人四个营，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利的局面，阻止敌人的进攻。背靠南京的敌人，能及时得到兵员和枪弹的补充，并有空军配合，气焰十分嚣张。在敌进占汉涧后，为避免主力腹背受敌，我军放弃天长，逐步撤至盱眙的旧铺、莲塘、黄花塘一线，背靠三河，回旋不便。即使如此，我军仍想在天长、盱眙之间寻找战机，背水一战，以扭转战局。当五旅和独立旅在天长奋战时，我正在嘉山地区指挥六旅十六团和嘉山大队同津浦线上桂系第七军作战。这时谭震林同志叫我赶到黄花塘，准备参加同敌人背水之战。

7月28日中午，华中军区发来急电，大意是：目前苏中和淮北，形势都很紧张，军事上直接援助淮南已不可能。按

照淮南敌我力量对比，我军继续作战也难以取胜，因此决定：淮南部队暂时分别向苏中和淮北转移；由朱云谦率六旅十六团留淮南，并指挥路东分区地方武装，进行游击坚持。待苏中和淮北战役胜利结束后，再迎接主力到淮南。

看了华中军区急电，谭震林同志宣布立即执行，并部署了各部队转移路线：谭率五旅从观音寺渡三河向苏中转移，周骏鸣、肖望东率独立旅和淮南区党委、军区机关从黎城渡三河，向淮安宝应转移；六旅率十八团从盱眙渡淮河，向淮北转移；各部队立即行动。谭震林同志命令我到四十里桥附近，向六旅陈庆先和黄岩同志传达华中军区的急电和谭震林同志对转移的决定，并接管十六团（注十）。29日黄昏，敌人进占盱眙城，控制了淮河和三河。在大家一心准备迎接主力前来作战的气氛中，形势突然出现了我们原先估计的第三种情况，也就是最坏的情况。而李世农同志已另有任务，去了天长、高邮，留在淮南敌后领导游击坚持的责任，落到我一个人的肩上，这倒是以前没有想到的。

同主力部队分手时，我请示谭震林同志：“留下的部队我管了，地方工作怎么办？”他当即回答：“你就是党政军全权代表吧！”7月29日，淮南区党委接受我的建议设立盱（眙）来（安）嘉（山）工委，并指定我任书记。8月6日，区党委又电示成立区党委代表团指定我为代理书记（注十一）。

奋战在敌占区

我主力转移后，敌第五军和整编七十四师随即在路东进

行所谓“清剿”，到处烧杀抢掠，捕杀我地方干部和群众。

8月中旬，这两股敌军北调徐州，马励武的二十六军从湖南调来接防，加上原在津浦线的四十八军和驻天扬公路的整编二十五师，在大小集镇设立据点，分头多路继续“清剿”。二十六军军部及一个师驻六合、东沟和八百桥，一个师驻竹镇、马集、汭涧、天长直到三河南岸；一个师配合桂系四十八军的一三八师驻来安、自来桥、盱眙、古城、半塔一带。由地主富农分子组成的各地还乡团，也跟着国民党军队回来，对翻身农民进行阶级报复，建立反动基层政权，恢复剥削阶级的统治，对翻身农民进行反攻倒算，抢牲口，夺粮食，扒房砸锅，杀人放火，到处制造白色恐怖。

我们没有被气焰汹汹的优势敌人所吓倒。经过一段短时间的准备，即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们是在主力突然撤走，各项准备工作都来不及做的不利条件下转入游击坚持的。从支援和配合主力作战到独立进行游击坚持，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需要大家从组织上、思想上、战术上来一个转变。上级命令我留下来，而我既不是十六团的负责人，也不是一级组织，只是一个人，要领导十六团和地方党政军工作显然是不适宜的，因此我建议成立工委。8月初，我同来安、嘉山、盱眙县的领导同志徐速之、李锐、金江、范国璋、高英、胡少卿等同志（注十二），在嘉山、盱眙交界的朱刘集会合，成立了三县工委。十六团加上嘉山、来安两大队，盱眙的一个连，还有后来同我们联系上的六合的两个连，共有兵力约两千多人。在和各地同志的接触中，我们研究了坚持游击斗争的思想工作，并部署了各单位的作战任务，同时还安排

一些年老和有病的同志撤走。

关于游击坚持的指导思想，淮南区党委7月31日有过指示，主要内容是：一、十六团尽量避免暴露，以免敌人集中力量进攻；二、兵力大不易隐蔽，应分散以连、营为单位隐蔽休息、整顿；三、派出精干的小分队，配合地方部队及民兵打击还乡团和侦察情况；四，以山地为依托；五，军事上采用游击战的办法，等等。从原则上说，这个指示是正确的，而联系到眼前的实际情形，我感到很难执行。本来游击坚持的方案，是我6月份提出来的，今天由我来执行，又有什么困难呢？这里的问题，主要在于留下十六团是不适宜的。按照原先的方案，是留下五团和三团一个营共四个营。五团原为盱嘉、来安支队，是路东人民的子弟兵，而我曾任盱嘉支队政委兼司令，对这个团很熟，有个历史关系。留下五团，可谓人地两宜，上下彼此了解，官兵相互信赖，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力量，集中作战或分散游击都不成问题。十六团就不是这样。他们原是路西分区部队，成员来自合肥、定远和凤阳一带，多数是新兵。他们在路西同国民党桂系部队进行过顽强的战斗，从津浦路西撤到津浦路东，编为十六团不过一个多月。因连续转移，部队疲劳不堪，迫切需要休整。领导干部都任职不久，干部战士对路东的地理民情都很生疏。原先是安排他们随主力转移的。全团的后勤人员包括团卫生队和各连的炊事班，还有战士们的背包，都由团副政委王善甫带领先走了。全团准备随后就走。没想到上级突然决定留下他们打游击，全团上下都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我首先要做好团的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使全团安下心来，显然不能让他们分散活动。8月初陈毅同志从淮北来电报，要

我们在淮河南岸准备一个桥头堡，以便淮北部队南下。我从十六团抽一个连，配备上地方干部，派到老子山地区活动。结果这个连很快被敌人搞掉，指导员带一个排跑回来。事实证明，把十六团撤出去就会收不拢，只能由我带领着集中行动。

经过近十天的整顿和准备，十六团干部战士都下定了在敌后同敌人周旋到底的决心，体力也有所恢复，基本上具备了游击作战的条件，求战情绪高涨。8月中旬，我指挥十六团和各县武装主动出击，主要攻击目标是敌人分散孤立的正规军和还乡团，先后攻打了自来桥等十来个集镇。8月18日夜间，十六团二营在营长周云翔、教导员丁植民（注十三）率领下，突入半塔集区公所，活捉全副美械装备的敌兵30余名。“新四军还在！”人民群众奔走相告，喜讯传遍了淮南大地。对苏中和淮北我军对敌作战，起到了配合作用。华中军区来电表彰说：“屡获捷报，得悉你们坚持盱、来、嘉地区斗争的任务英勇地完成了，使淮南西部沿山广大地区在敌后屹立和巩固，对于敌后群众，因你们的存在和胜利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延安《解放日报》在8月28日第一版，以“盱来嘉地区恢复要镇多处”为题，发表了新华社的消息，记录了我们的胜利。消息全文如下：

新华社淮南前线二十七日电：淮南津浦路东新四军某部配合地方武装收复盱（眈）来（安）嘉（山）地区重要集镇多处。十七日晚，新四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收复来安北四十里之京山集后，十八日张山集（来安东北十二里）等地蒋军纠集百余增援，又为新四军击退。十八日晚，新四军某部袭击半塔集（来安东北四十五里），毙蒋军二十余，俘三十余，缴获长短枪十八支及军用品一部。同日晚，新四军另部

以突袭收复嘉山东北二十五里之自来桥。该地蒋军伤亡数名外，其余人枪数十全部被俘。除宝山集、自来桥外，尚有屯仓（来安北二十五里）、复兴集（来安西北十五里），古城（盱眙南四十里）、仇集、涧溪（均在盱眙西南五十里）等镇，均为新四军收复。上述各地，均系上月中旬为蒋军所侵占者。至此该区有四十五个乡政府辖地重归解放区。

粉碎敌人“围歼”的美梦

敌人原以为“清剿”已经“成功”，淮南大地完全在它们掌握之中，不料又连续受到我们的打击。敌人宣称：“共军新二师朱云谦部五千余人”留在淮南，“四出骚扰”，表现惊恐不安。8月下旬，它们急忙调集二十六军一个师，四十八军一个师，加上保安团队，以十六团为主要目标，分头向我们所在的仇集山区扑来，企图同我们“决战”。它们总是以团或营为单位集中活动，不敢分散，我们很难吃掉它。双方一接触，四面八方的敌人就围拢来，越打越多。我们不能恋战，只能边打边走，同敌人在山区兜圈子。

7月底我主力部队转移后，敌人占领了各个县城、大路沿线和平原地区的村镇，还没有深入到山区农村。盱来嘉三县山区，还有40来个村镇任凭我们来往。敌发起第二次进攻后，情况进一步恶化。敌人打进了山区，大搞所谓“强化占领区”活动，还乡团和当地反动分子相勾结，发展区、乡反动政权和地主武装，强化保甲制度，实行五家联坐，要切断群众同我们的联系。各地的反动分子以及受它们控制的少数群众，只要发现我军，就白天敲锣、夜间举火，向敌人通风